夷堅志

夷堅乙志卷第十六　十五事

劉姑女

方城縣境有花山近麥陂市市人率錢築道堂以處道女村民劉姑者棄家入道處堂中其有女既嫁矣一夕夢見之泣曰我昨與夫壻忿爭相毆擊誤仆戸限上癡損兩乳已死矣姑驚怛而寤即下山詣女家詢之果以昨日死扣其曲折良是欲執壻送縣里人勸止之曰姑名爲出家而以一女自累不可也乃止里胥亦幸無事祕

不言女冤竟不獲伸

雲溪王氏婦

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松方讀書溪上亟往問所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伺于户外遂牽以去歩於沙莽中天氣昏昏不能辨蚤暮俄頃入大城廛市井邑甚盛凡先亡之親戚鄰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追吏引入官府歷西廂下拱立舍中吏檢簿指示曰汝是歙州婺源縣俞氏女

乎荅曰然曰父祖名某鄉里名某乎曰非也摘其耳曰誤矣叱追者使出久之復執一婦人至身血淋漓數嬰兒牽捽衣裾旋繞左右吏又問其姓氏家世邑里皆與簿合命付獄而顧我曰與汝同姓氏故誤相逮至此此人凡殺五子子訴冤甚切雖壽筭未盡冥司不得已先錄之汝今還陽間宜以所見告世人切勿妄殺子也別遣人送出推墮河中遂寤喬年即與其家人往詢所追者家果以是日死喬年爲文記之

海中紅旗

趙丞相居朱崖時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饋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者使閉目坐船内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鰌也平生未

嘗覩所謂紅旗者鱗鬣耳世所傳呑舟魚何足道使是鰌與吾舟相值在十數里之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鰌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寓言也時外舅張淵道爲帥云張子思說得之於使臣外舅不知也

三山尾閭

台州寧海縣東涉海有島曰三山鎮鎮屯巡檢兵百人凡兩潮乃可得至先君爲主簿時曽以

公事詣其處與巡檢登山頂縱觀四面皆大洋山之陰水尤峭急從高而望水汩汩成渦而陷不滿者數十處云此所謂尾閭泄水者也

董穎霜傑集

饒州德興縣士人董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每屬思時寢食盡廢詩成必徧以示人嘗有

學

語云雲壑醸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汀秋蒙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目其文曰霜傑集且製叙以表

出之然其窮至骨他日入郡爲人作秦丞相生
日詩窮思過當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江水或爲
遣人呼其子買舟載以歸歸數日而死家貧子
弱葬不以禮亦無錢能作佛事歷十餘日宗人
董應夢者夢見之曰穎死後以家貧之故不蒙
佛力尚未脫地獄苦吾兄儻施宗誼徽爲作齋
七以資冥路併刻霜傑集傳于世則瞑目九泉
別當報德矣　　如其請先飯僧作齋又夢來
謝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脫霜傑願終惠也以詩

一章爲謝記其一句曰日斜人度鬼門關（餘句鄉人或能言之）應夢家正開書肆竟爲刻集

劉供奉大

臨安萬松嶺上多中貴人宅陳內侍之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納涼至四鼓未寢道上人跡已絕忽見獄卒衣黃衣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行前其次着紫衫又其次着涼衫到劉供奉門外升階欲上金紫者難之獄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時已晚請速行乃俛首而入

原缺

之正寢扃鐍甚固孫喚驛吏啓門荅曰此室爲
異鬼所居凡數十年矣無敢入者孫生年少又
爲大府僚屬擁從卒百人恃勇使氣竟發戶而
入至夜明燭于前取劍寘几上過二更後獨坐
心動未能就枕忽聞梁上有聲仰視之一青鬼
長二尺許正跨梁拊掌而笑孫容呼戶外從者
皆熟寢不應久之鬼冉冉而下立孫側盤旋而
舞少焉奪劍執之舞不止孫益懼但端坐聽命
俄有婦人頂冠出屏後衣服甚整笑曰小鬼莫

惱官人便歸去言畢皆不見牕紙已明蓋擾擾達旦也肇仕豫爲吏部侍郎出知棣州因大旱用番法祈雨執肇坐於烈日中汲水數十桶更互澆其體遂得病死

金鄉大風

濟州金鄉縣城郭甚固陷於北虜紹興壬戌歲有人中夜扣城門欲入閽者不可其人怒駡久之曰必不啓關吾自有計忽大風震天城門破裂吹閽者出城外一縣室屋皆飛舞而出自令

丞以下身如御風而行不復自制到城外乃墜地是歲州州爲河所淪一城爲魚而金鄉獨全遂爲州治二事趙不庮說

韓府鬼

韓郡王解樞柄建第于臨安清湖之東其女晚至後院見婦人圓冠褐衫背面立以爲姊妹也呼之婦人回首揕女胷即仆地猶能言所見遂短氣欲絕三招方士宋安國視之揭帳諦觀曰雖有祟然無傷也一女子年可十八九說其衣

冠皆同又一老媪五十餘歲皆在左右今當遣去命取大竹一竿掛紙錢其上使小童執之令病者噓氣宋以口承之吹入竹杪如是者二竹勢爲之曲宋曰邪氣盛如此豈不爲人害又汲水噀其竿童力不能勝與竹俱仆女遂醒先是某人家室女爲淫行父母并其乳婢主投于井中覆以大青石且刻其罪于石陰今所見蓋此二鬼鬼爲宋言如是宋字通甫治祟不假符籙考召其簡妙非他人比也韓府今爲左藏庫

鬼入磨齋

鎮江都統制王勝獨行後圃遥望山石後有人引首近而視之乃牛頭人著朱衣相對立勝叱問曰誰牛頭亦曰汝爲誰勝捫塼擊之亦擲塼相報勝懼捨之而還其妻初嫁軍小將又嫁陳思恭末乃嫁勝嘗見二前夫同坐於堂以語勝勝曰復來當急告我明日又至勝出其坐自如亟逐二鬼皆至西廂入磨齋中乃滅勝以手擊磨王指皆是年死 二事韓子温

張撫幹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使鬼神鍾士顯世明病瘧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荅簡　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歸妾亦死又與鄧秀才者同如福州鄧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

力假君何如鄧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一神祠指黃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鄧特以爲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艤船待曰君非鄧秀才乎適有急脚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鄧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黃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貪程行速蹙損兩指當亟爲療治覺而異之即焚楮鏹數萬祝獻歸途過祠下視黃衣足指

果斷其二乃自和泥補治之

趙令族

趙令族居京師泰山廟巷僕人嘗入報有髑髏在書牕外井旁令族曰是必鴟鳶銜食墜下者善屏弃之僕持箕帚去此物殊不動將及矣遽躍入井中其聲紞如僕以事告令族曰乃汝恐懼不自持誤蹙之墜水姑以石窒之勿汲也明日又往則復在石上且前視之逮相近宛轉從旁揭石以入僕益恐令族猶不信曰明日謹伺

之我將觀焉乃窺於牕隙中所見與僕言同亦
懼會元夕張燈自登梯捲簾未竟忽悲哭而下
問之不荅遂得心疾厭厭如狂癡其妻議徙居
以避禍既得宅於城西遣其子子澈先往妻與
令族共乘一兜擔子澈掃洒畢回迎之遇諸東
角樓下揭簾問安否令族神色頓清但時時探
首東望極目乃已及至新居則洒然醒悟能說
病時事云憶初登梯時見婦人被髮蒙面從堂
哭而出聲絕哀吾不勝悲亦爲之揮淚自此不

離左右然未嘗見其貌也今日相躡升轎接膝坐被髮如初望東闕門急趨而下向東行吾即覺神觀稍復舊覘其出通衢雜稠人中不可辨乃止以今日之醒念前日之迷得不墮鬼計中幸矣令族既免續又有宗室五觀察來居之不半年死時宣和中

何村公案

秦棣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

有兵甲意爲凶盜即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爲功言諸縣縣既知之矣以事誘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征遂趨郡棣繹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麻縆通纏其體自有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棣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

懼即　致　明年棣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杻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北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楷録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趙不庿之李次伸

姚氏妾

會稽姚宏買一妾善女工庖廚且有姿色又慧

謹飭能承迎人自上毋以下皆愛之居數月久一夕姚氏舉家覺寒氣滿室切切偪人已而聞鬼哨一聲從牕間出家人驚怖稍定方舉相存問獨此妾不見視其榻衣裘皆在焉牕紙上小竅如錢大不知何怪也郭堂老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六

夷堅乙志卷第十七 十六事

翟揖得子

京師人翟揖居湖州四安縣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槃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揖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揖竦然即誓闔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遂生子爲成人同階說

張八叔

邊知白公式居平江祖母汪氏臥病更數醫不効有客扣門青巾烏袍白晳而髯言吾乃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前巷袁二十五秀才令來切脉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脉吾已得尊夫人疾狀留一藥方曰烏金散使即飲之邊氏家小黃犬方生數日背有黒綫帶文客曰幸以與我後三日復來取矣公式笑不答後三日犬忽死汪氏病亦愈乃詣袁秀才謝其意袁殊大

驚坐側有畫圖視之乃呂洞賓象宛然前所見者畫本實得於張八叔家逵姪維徽說

王訢託生

王訢字亨之江陰人紹興戊辰登科待楊州教授闕未赴以乙亥三月卒于家冬十月其田僕見一人跨馬兩卒爲馭諦視之教授君也驚問何所適曰吾欲到彭蒿因千二秀才家僕曰此去彭蒿十餘里日勢已暮恐不能達訢曰遠非所憚爲我前導足矣乃與俱行至初更及囚氏

之門訢下馬留一紙裹與僕曰謝汝俱來僕從門隙中入僕懼甚亟歸視裹中物得銅錢五十枚不敢語人明日又往問乃因氏孫婦是夜得子嚴康朝說

閤皂大鬼

臨江軍閤皂山下張氏者以財雄鄉里紹興十四年家僕晨興啓戶有人長大餘通身黑色逕入坐廳上詰之不應叱之不動急報主人及呼衆僕至擊之以杖鏗然有聲剌之以矛不能入

刃皆拳曲如鉤沃之以湯了不沾濕頑然自如亦無怒態江西鄉居多寇竊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緩急擊以集衆至是鼓不鳴張氏念不可與力競乃扣頭祈哀又不顧徐徐奮而起循行堂中井竈湢溷無不至者張室藏斧悉以巨鏁扃鑰鬼輕掣之即開所之既徧復出坐及暮將明燭火亦不然一家惴懼登山上王箚觀設黃籙九幽醮命道士奏章于天七日始不見張氏自此衰替今爲 人石田人汪介熊說

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于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舁歸舍尚有微喘不敢斂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齎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捽着地上加歐擊驅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荅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

傳呼曰不即行别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逐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十人者惨沮不樂迤邐之宣州入一大祠才及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徧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既至以所齎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柵于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腦即仆地次遇

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
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
陴望火所來彍弩射之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
火光屬天暨登陴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
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
乃活里人汪賡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
壻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即遣書詢之云孟生乃
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
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

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禬冶愈蓋所謂火焚其栅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歙之神可謂仁矣石日人注洪説王十三日乃其家廣也

馴鳩

鹽官縣慶善寺明義大師了宣退居邑人鄒氏庵隆興元年春晨起行徑中見鳩雛墮地携以歸躬自哺飼兩月乃能飛日縱所適夜則投宿屏几間是歲十月其徒惠月復主慶善寺迎致其師于丈室之西偏逮暮鳩歸則闃無人矣旋

室百匝悲鳴不止守舍者憐之謂曰吾送汝歸老師處明日籠以授宣自是不復出馴狎左右以手摩拊皆不動他人近之輒驚起嗚呼孰謂畜產無知乎 竇思永說

女鬼惑仇鐸

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屢矣今紀近事一節以爲後生戒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寓之族派也浮游江淮壯年未娶乾道元年秋數數延紫姑求詩詞諷詠不去口遂爲

所感晨夕繳繞之不捨必欲見真形為夫婦又
將託於夢想鐸雖已迷然尚畏死猶自力拒之
鬼相隨愈密至把其手以作字不煩運筭也同
行者知之懼其不免因出游泰州市徑與入城
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
栗之狀暨還舍即索紙為婦人對事具述本末
辭殊褻冗今刪取其大略云大宋國東京城內
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郎名奭妻張氏三
六娘行年三十三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巳時

降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
生於箕口得導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
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往延洪
寺塔院内請蓬萊大島眞仙爲愛本人年少遂
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日
降汝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長降於汝又自
日來往益熟不合舉意爲媒語誘鐸人說將來
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要與
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

不孝焚章奏天上天降旨三日內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爲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爲夫妻意欲鐸恐懼從已又僞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明來東門外石墳側相見鐸欲往赴爲衆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異狂渴赴水死至於引頭擊柱用破磁敗面皆不死遂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豪薦中伏於牀下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幸以呂巖故赦此

人此人若死巖不復為神仙如是經兩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鐸言我非蓬仙是白犬精今日代汝覈死永為下鬼宜以杯酒叙別明日又來云我乃興化阿母山白虵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餘人矣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只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躭著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損其性命今為鐸訴于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蒙取責文狀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重　其

所書凡千五百字即日録焚之鐸後三日
蓋爲所困幾一月婦人自稱死於癸巳歲至是
時已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張成憲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
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
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曰郡守求合兩盜爲一
兾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
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

二者爲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爲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王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許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綳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邊維嶽說

鬼化火光

韓郡王居故府時有小妖二十輩其子子溫年十二歲與奚寧兒者晚戲東廂下見一人行前各止年狀亦一小妖也呼之不應乃大步逐之子溫行甚遽其人雍容緩步初不為急然竟不可及將至外戶子溫大呼忽已在庭下化形如匹練迸為火光赫然入溝中而滅問寧兒所見皆同歸白其父皆以為當有伏尸或寶物欲發地驗之既而以功役甚大乃止

滄浪亭

姑蘇城中滄浪亭本蘇子美宅今爲韓咸安所有金人入寇時氏入後圃避匿盡死於池中以故處者多不寧其後韓氏自居之每月夜必見數百人出沒池上或僧或道士或婦人或商賈歌呼雜遝良久必哀歎乃止守宿老卒方縱爲數十人舁去臨入池卒陜西人素膽勇知其鬼也無懼意正色謂之曰汝等死於此歲月已久吾爲汝言於主人翁盡取骸骨改葬於高原而

作佛事救汝無爲守此滞窟爲平人害何如愧謝曰幸甚捨之而退卒明日入白主人即命十車徙池水掘汚泥拾朽骨盛以大竹籃凡滿八器共置大棺中將瘞之是夕又有一男子引老卒入竹叢間曰餘人盡去我猶有兩臂在此幸終惠我又如其處取得之乃葬諸城東而設水陸齋於靈巖寺自是宅怪遂絶二事皆子溫說

林酒仙

崇寧間平江有狂僧嗜酒亡賴好作詩偈衝口

即成郡人呼爲林酒仙多易而侮之唯郭氏一
家敬待之甚厚郭母病僧與之藥一盞曰飲不
盡即止勿強進也已而飲三分之二僧取其
弃於地皆成黃金色母病即愈且留朱砂圓方
與丠　郭氏如方貨之遂致富蘇人有能傳其
詩者曰門前綠柳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
與東君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
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洞庭萬變江村煙雨濛
濛金　又閑泛玉仙還欲頹莫教更漏促趣取

月明廻他皆類此

蒸山羅漢

邊公式家祖塋在平江之蒸山宣和元年公式爲太學録得武洞清石本羅漢象十 遣家致之墳菴前一夕行者劉晋因夢十餘僧持學録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菴中所得鮮薄尋當供僧行三兩人猶不繼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旦詰此夢未竟而石

本至公式足成一章曰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冝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袖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語雖非工然皆紀實也

沈十九

崑山民沈十九能與人裝治書畫而其家又以煑蟹自給縣人錢五八新繪地藏菩薩象倩沈褾飾之其傍烹蟹甚不輟也夜夢入冥府所見

獄吏皆牛頭阿旁左右列大鑊舉叉罝人煮之將及沈忽有僧振錫與錢生皆在側諭獄吏曰但令此人入鑊淨洗足矣沈猶畏怖吏命解衣而入纔頃即出於沸鼎烈焰之中衆因究呼不可聞已獨無苦趣清涼自如正如澡浴身意甚快展轉而寤遂戒前業賣餳以活云時紹興十二年也三事邊維嶽說

十八婆

葉審言樞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昇善民

彝素清貧後再娶峽山徐氏以貲入因此頗豐贍稱其妻爲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府奉祠歸壽昌縣故居曰社墈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荷轎輿一老婦人自通爲馬先生妻來相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絕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荅曰年老多事形骸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中出指令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容徐欽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攜裝

在手皆紙所爲巳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爲鬼何無禮如是既出門輴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崦閒遂不見數日後民彝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欽鄰說

錢瑞反寃

乾道元年六月秀州大疫吏人錢瑞亦病旬餘忽譫語切切如有所見自言被追至官府仰視見大理正俞長吉朝服坐殿上瑞嘗爲棘寺吏識之即趨拜拱立俞曰所以呼汝來欲活一獄

左右引入直舍驗視案牘乃浙西提刑司公事
也胥望者凡五六十人瑞結正齋呈甚喜因懇
乞歸俞未許瑞無計退立廊左見故人甯三囚
首立揖瑞言舊爲漕司吏曾誤斷一事逮捕至
此向來文字在某廚青紙袋中吾累夕歸取之
家人以爲冦至故不可得煩君歸語吾兒取而
焚寄我瑞許之望長吉治事畢復出懇始得
歸令人送還才出門命乘一大舟舟乃在平地
瑞以爲苦夢中呼云把水灑地正盡力叫號舟

已抵岸遂驚覺滿身黑汗如洗時長吉知盱眙軍方死瑞至今猶存景裴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七

夷堅乙志卷第十八 十三事

張淡道人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唯著青巾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携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揲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比非君所解明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筭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

壽夭皆可坐致持以驗之不必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乃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燒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立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冪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禬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

城中羅漢寺明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往請之不肯行果死其徒有頭陁一人又祕藏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取圖掛壁判生草其旁良久草或食盡或齮齕過半遺糞在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陁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斂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坎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陁謹奉戒既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絙在井敗履一雙尸

空空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吹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綃火書之筆蹟甚偉又以匹綃書永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蔓良不欲泄舉而焚之軌析之術徐氏子孫略知其大槩而不精矣逢原孫欽鄉說

太學白金

任子諒在太學夜過齋後於叢竹間見銀百餘笏月光照之粲爛奪目子諒默禱曰天知諒清

貪陰有大賜然晻昧之物終不敢當願歸諸神祇他日明中拜賜乃幸耳遂委而去及登廁復還至其處覺白物頗動揺屈伸訝而注目乃巨白蛇其長丈餘急反室明日不復見不知白金之精蕩于異物耶將蟒怪爲孽欲致人害之耶二者不可曉也子諒之子良臣說

天寧行者

邵武光澤縣天寧寺多寄菆行者六七人前後皆得癡疾積勞悴以死唯一獨存亦大病自謂

不免已而平安始告人曰每爲女子誘入密室中幽牕邃閤牀褥明麗締夫婦之好凡所著衣履皆其手製如是往來且一年乆一日土地神出現呼女子責曰合寺行者皆爲汝輩所殺豈不留一人給伽藍掃灑事自今無得復呼之女拜而謝罪流涕告辭自此遂絕始能飲食漸以復常念向來所遊處歷歷可想乃邑内民家女葬房曰其父母發視蓋旣死十年顏色肌體皆如生傍有一僧鞋已就兩手又抱隻履運鍼未

歇枕畔烏紗巾存焉父母泣而改殯

趙不他

趙不他爲汀州貞外稅官留家邵武而獨往寓城内開元寺與官妓一人相往來時時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寢妓父呼于外曰判官誕日亟起賀倉黃而出趙心眷眷未已妓復還曰我諭吾父持數百錢賂營將不必往遂復就枕明旦將具食趙之睚友馮八官者來妓避之戶内曰是嘗過我我以君故不忍納方蓄憾禾解不

欲出馮君嗜石榴已留兩顆在厨矣及馮入與趙飲酒啖榴即去妓出對食迨曉索湯濯足夜同卧趙之姪適至問安否妓令趙聳身外向已伏于内姪楫牀下不揭帳亦去兩人綢繆笑語趙忽睡夢擕手出寺行市中至下坊妓指一曲曰此吾家也既過門能爲頃刻留否趙心念身爲見任難以至妓館力拒之遂驚覺流汗如洗方知獨寢呼其僕問妓安在僕曰某人未明歸去至今不曾來問對食及濯足事曰公今具兩

人食而無他客黃昏時又令燖湯盥濯然未嘗用也始悟其鬼自是得大病遍身皮皆脫落一年乃愈自云幸不入其家入則死矣二事光吉叔說

呂少霞

紹興二十年徐昌言知江州其姪琰觀衆容下紫姑神啓曰敢問大仙姓名爲誰何代人也書曰唐朝呂少霞琰曰琰覬望改秩仙能前知可得聞歟曰天機不可泄琰曰但爲書經史或詩詞兩句寓意其間當自深索之遂大書韋蘇州

詩曰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坐客傳翫莫能測其旨後十五年琰方得京官調吳縣宰乃悟詩意洞庭正隸吳也琰說

龔濤前身

龔濤仲山說其母方娠時在衢州及期將就蓐遣呼乳醫時已夜半醫居于郡治之南過司法廳見門外擾擾往來云官病亟及至龔氏而濤生襁褓畢復還則司法已死明日爲龔氏言之司法君姓周氏爲人潔清好策杖著帽每出必

呼小史以二物自隨濤三歲能言時常呼人取帽及拄杖其家乃知爲周君後身也

超化寺鬼

衢州超化寺在郡城北隅左右菱芡池數百畝地勢幽閒士大夫多寓居寺後附城有雲山閣閣下寢堂三間多物怪無敢至者唯曾通判獨挈家處之往往見影響猶以爲僕妾妄語拒不信幼子年二歲方匍匐在地乳母轉眄與人語忽失之舉家繞寺求索且禱于佛僧竟夕不見

明日聞篋中啼聲啓鑰見兒葢熟睡方起也即日徙出至今空此室云長老說

嘉陵江邊寺

中奉大夫王旦字明仲興州人所居去郡數十里前枕嘉陵江嘗晚飲霑醉獨行江邊小憩磻石上望道左松檜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顧而樂之憶常時所未見也乘興步其中且二里得一蕭寺佛殿屹立長明燈熒熒然寂不見人稍行至方丈始有一僧迎揖乃故人也就坐良久忽

悟僧已死問曰師去世累歲矣乃在此邪僧曰然語笑如初存問交游今皆安在幾至夜半倦欲寐僧引入西偏小室使就枕戒之曰此多惡趣毋輒出須天且明吾來呼公起矣遂去旦裴回室中覺境象荒閴不能睡俯窺牕外竹影參差心愈動登牀展轉目不交睫不暇候其呼徑起出戶遥見僧堂燈燭甚盛趨就焉衆方列坐數僕以杓行粥鉢内炎炎有光逼而視之蓋鎔銅汁也熟腥逆鼻不可聞辭而還復見昨僧出

曰戒君勿出無恐否命行者秉炬送歸中塗炬滅𦤺蹶于地驚而寤則身元在石上了未嘗出殆如夢游云 黄仲秉說

趙小哥

泉州通判李端彦說紹興十六年在秀州識道人趙小哥者字進道嘗隸兵籍不知名自云居咸平縣狀皃短小目視荒荒有曰膜蒙其上尋常能以果實草木治人病其所用物蓋非方書所傳或以冷水調燕支末療痔疾或以拘尾草

瘵沙石淋皆隨手輒愈喜飲酒醉後略能談人禍福事通判朱君館之舟中因熱疾沉困發狂躍入水偶落漁罔中救出之汗被體即蘇後三年來臨安上省吏孫敏脩家適臥病不食七日吐利垂死有二走卒持洪州趙都監書來市民陶婆家報趙道人死于洪蓋平時皆與厚善者陶曰道人固無恙正爾在孫中奉宅遽同往問訊趙既聞之亟起出若未嘗病者二人大駭拜之不已趙但默誦眞誥中語殊不答其說即往

後市街常知班家好事者爭焚香致敬趙拱手凝日時舉手上下不措一詞逮夜外人散去其家遣一子侍直至曉前後門悉開已不知所在久之復歸湖上過李氏墳庵與端彥相見壁垢盈體若遠涉萬里狀問所往不肯言但云前者爲人所厄若且避之今不敢再入城矣半年又告去曰此地疫起吾當治藥捄救人去一年然後歸端彥問曰君爲道人亦畏疫癘乎曰天災豈可不避自是還往浸闊紹興三十年又來臨安

館于馬軍王小將家進奏官劉某以風痺求醫教以薄荷汁搜附子末服之劉餌之過度遂死其子歸咎欲訟于有司趙曰不須爾取所餘藥盡服之亦死王氏爲買棺斂而瘞諸小堰門外投者封坎畢還憩門側粥肆中見趙在前呼揖曰甚苦諸君見送衆人異之急返啓其柩空無一物矣

休寧獵戶

休寧張村民張五以弋獵爲生家道粗給嘗逐

一麑麑將二子行不能速遂爲所及度不可免顧田之下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擁土培覆之而自投於罟中張之母遥望見奔至罟所具以告其子即破罟出麑并二雛皆得活張氏母子相顧悔前所爲悉取罝罞之屬焚棄之自是不復獵休寧多猴喜綦人稼穡民以計籠取之至一檻數百然後微開其板纔可容一猴呼語之曰放一枚出則釋汝羣猴共執一小者推出之民擊之以椎即死檻中猴望而號呼至於墮淚則

文索其一如是至盡乃止土人云麥禾方熟時猴百十爲羣執臂人立爲魚麗之陣自東而西跳踉數四禾盡偃乃攫取之餘者皆捽踣委去丘中爲空故惡而殺之然亦不仁矣朱晞顏說

魏陳二夢

史丞相直翁代魏丞相南夫爲餘姚尉方受代魏夢與史同至一處皆稱宰相而已所服乃緋衣覺以告史殊不曉服章之說後十五年史公爲右相魏公以工部郎中輪對宰相奏事退即

繼上殿正著緋袍恍憶所覩殆與夢中無異謂已應之矣史去位三年而魏拜右僕射正踐其處陳阜卿爲吏部侍郎夢與王德言爲交代德言仕至知樞密院阜卿其所薦也亦甚喜謂且登政路未幾除建康留守思德言所終之地大惡之旣至凡居室燕寢皆避不敢往纔踰月而卒二夢吉凶榮悴相反如此

張山人詩

張山人自山東入京師以十七字作詩著名於

元祐紹聖間至今人能道之其詞雖俚然多穎脫含譏諷所至皆畏其以爭以酒食錢帛遺之年益老頗猒倦乃還鄉里未至而死於道道旁人亦舊識憐其無子爲買葦席束而葬諸原桓木書其上久之一輕薄子至店側閱有語及此者奮然曰張翁平生豪於詩今死矣不可無紀述即命筆題揭曰此是山人墳過者應惆悵兩片蘆席包勑葬人以爲口業報云吳傅朋說

青童神君

龍大淵深父始事潛邸時得傷寒疾越五日而汗不出膝下冷氣徹骨舌端生白膏醫者束手以爲惡證是夕灼艾罷昏寢夢若至諸天閣下四顧無人獨仲子乳母在傍方竚立有騶導從東來相續數百輩身皆長大著淡素寬袍中車垂簾色盡白杳杳望西北方去行聲稍絶又有繼其後者侍衛皆青衣女童各執芙蓉花氂纛旂幢俠列左右一人乘輅如王者戴捲雲王冠被青衣兩綬自頂垂至腰縹縹然容貌清整㣲

有鬚似十三四歲男子深父望之以手加額輅既過一女童招深父使前顧曰識車中尊神乎曾施敬否曰車過速僅得與手瞻仰耳曰甚善甚善此青童神君也使子遇白輿中人已成虀粉然當再回不可不避以手中花子深父顧其後武士令導往對街雙闔門曰宜亟入𠋣則及禍趨至門門內人問曰用何物爲驗示以花即引使入乳嫗繼進戶者止之武士取花房下小藕寘其手亦得入遂登高樓樓施楮檻檻外飛

閤繚繞躡虛而成四望極目少選曰與從西北轔轔復來前後素衣紛紜漸化爲白氣一道長數百丈霹靂從中起聲震大空望東北而去凡所經亘室屋垣墻山阜林木不以巨細高卑在坑在谷皆爲微塵獨門内横檻屹立不動深父悸不自定俯瞰閣下澄潭瑩澈如大圓鏡正窺水小立有人擠之墜潭中𢡈然而寤汗流浹膚鍾既鳴矣急呼其子記神名設香火位詰朝益愈方能言其事道士云此東海青童君也白車

者歸爲　之　可畏哉

夷堅乙志卷第十九 十三事

賈成之

賈成之者寶文閣學士讜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即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羣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笞掠強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已持以告轉運判官耒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

莫府持慮爲己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軍校黃賜采毒草于外合爲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爲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劇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瞑其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爲期先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而皆拆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

趨詣府閤者入白持涔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
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
成火燃典客立于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
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
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
地上遂　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緩縛我待教授
來我即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
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
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

煩鄉人為我治後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焉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忽耶鄧指蕪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什床上小吏喚之已絶黄賜阮王不數旬繼死劉黻罷官如桂林乘舟上灘水見買來壓其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不知今為如何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矣王翰說

馬識遠

馬識遠字彦達東州人宣和六年武舉進士第

一建炎三年爲壽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虜將知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籍籍言郡守與虜通者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即自爲降書啓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又欲以虜退爲已功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纔留北軍三日通判窘懼即爲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家人子亦多

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爲本郡守大喜過望受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坐上得疾如有所見叩頭雪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乃冒以爲功而使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即仆地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庾爲西京留守辟掾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郎王尚功者忽以病不至公遣掌客邀之良久不反命復遣一人爲至于四五皆不來滿坐怪之既而數輩同至面無人色言曰王制幹瞪坐于

地頭如栲栳形容絶可怖見之皆驚蹙氣絶移時乃蘇是以後期至孟公率莫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與召嵩山道士時道士適在府即結壇召呼鬼神俄有暴風肅然起于庭風止一人長可尺餘紫袍金帶眉目皆可覩冉冉空際詰道士曰吾以寃訴于上帝得請而來非祟也師安得以法繩我道士不敢對孟公親焚香問之始自言爲馬識遠曰方守壽春時王生爲法曹嘗夜相過説以迎虜識遠拒不可遂與通判

謀[illegible]城又矯爲降文宣言于下以致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既攘郡印有之王生亦用保境受賞嗟乎冤哉言訖泣下歔欷曰帝許我報有罪矣瞥然而逝王生明日死前一說聞之馬氏子炎一說聞之陳搢元承世所傳或誤以爲一事云

光禄寺

臨安光禄寺在漾沙坑坡下初爲官舍吳信叟嘗居之其妻晝寢有沙紛紛落面上拂去復然驚異自語曰屋下安得此則有自屋山應者曰

地名漾沙坑又何怪也吳氏懼即徙出蔣安禮爲光祿丞齋宿寺舍因噴嚏鼻涕墮卓上皆成小木人彫刻之工極精攬取之則已失頃之復爾凡墮木人千百蔣一病不起杭人云舊爲僞福國公主宅華屋朱門積殺婢妾甚衆皆埋宅中是以多物怪今無敢居之者王嘉叟說

秦奴花精

劉綷字穆仲予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法籙後隨外守姑蘇與家人俱游靈巖寺夜

宿僧舍遥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中人亦睡覺絳問曰聞此聲否皆笑曰蒙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絳爲牒責土地神曰吾至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安得輒侮我是夕夢神告曰已戒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爲非鬼也行且治之矣絳還家夢其故妾秦奴者來曰寺後呼君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撫令伽藍神急我絳又爲牒如世間繳狀遣人投于祠數日又夢妾來別曰君已投狀我不敢復留泣而

去秦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

楊戩二怪

宣和中内侍楊戩方貴幸其妻夜睡覺見紅光自牖入徹帳槩爛奪目一道人長尺許繞帳乘空而行徐於胥間取一盂髻中取小瓢傾酒滿之其香裂鼻笑顧戩妻曰能飲此否妻疑懼不敢應道人旋繞數匝再三問之終不應道人曰然則吾當自飲一引而盡倏然乘紅光復出遂不見其家聞酒香經數日乃歇戩新作書室壯

麗特甚設一榻其中外施緘鐷他人皆不得至嘗上直小童入報有女子往來室中妻遽出視之韶顏麗態目所未覩回眸微笑舉止自若需戩歸責之白買妾屛處顧不使我知戩自辯數且相與至室外望之信然及啓鑰女亟登榻引被蒙首坐戩夫婦率妾侍并力掣之牢不可取良久回面向壁身稍偃意其已困復揭之但見巨蟒正白蟠屈十數重其大如臂僵伏不動家人皆駭走戩遣悍卒十輩連榻舁出弃諸城外

中不敢回顧未幾時戮死吳元美仲實説 前一事嘉叟説

吳祖壽

吳幵正仲娶劉仲馮樞密女生一子曰祖壽建炎中隨父責居韶州夢有人著唐衣冠如舊相識來謁曰吾相尋二百年天涯地角游訪殆遍不謂得見於此祖壽曰君爲何人有何事見尋如是其切其人曰君當唐末爲縣令吾一家十口皆以非罪死君手歲月久矣君忘之邪因邀往一處稍從容祖壽問曰君處地下久當能測

人未來事吾欲知前程壽夭通塞盡爲我言之曰君命只止此官爵年壽榮富福祿皆如是而已無一可言者祖壽愀然不樂夢中鞅鞅成氣疾瘤生於肩驚而寤覺枕畔如有物捫之眞有小瘤在肩上明日而浸長俄成大瘿高與頭等痛楚徹骨不可卧劉夫人迎醫召巫延道士作章醮萬方救療之竟不起正仲侍妾春鶯後歸外舅其說如此

廬山僧鬼

僧聞修姓陳氏行脚至廬山將往東林值日暮

微雪作不能前乃入路側一小刹求宿知客曰略無閑房唯僧堂頗潔但往年有客僧以非命死其下時出爲怪過者多不敢入聞修自度不可他適又疑寺中不相容設爲此說竟獨處焉知客爲張燈熾火且告以僧名慰勞而出遠夜趺坐地爐上衲帔蒙頭默誦經呪微睡未熟隱的見一僧相對亦蒙頭誦經知其鬼也厲聲詰之曰同是空門兄弟生死路殊幸且好去不荅亦不起聞修閉目合掌誦大悲呪亦梵聲相應

卜

和聞修心動稱其名叱之曰汝是某人那其人遽起含睡噀聞修面滿所披紙衾上皆鮮血遂不見知客聞叱咤聲知有怪亟來視之紙衾蓋白如故遂邀與歸同宿天明即下山聞修說

二相公廟

京師二相公廟在城西内城脚下舉人入京者必往謁祈夢率以錢寘左右童子手中云最有神靈崇寧二年毗陵霍端友桐廬胡獻可開封柴天因三人求夢皆得詩兩句霍詩曰已得新

消息臚傳占獨班柴曰一擲得花王春風萬里香胡曰黃傘亭亭天仗近紅綃隱隱鳳鞘鳴既而霍魁多七胡與柴皆登第鄉人余國器應求

崇寧五年赴省城其父石月老人携往廟中焚香作文禱之夜夢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走馬至所館門外告曰送省牓來覺而牓出果中選其他靈驗甚多不勝載石月老人說

望仙巖

廣西某州隔江岸壁峭絕有望仙巖自來殺人

能亞對巖曰望仙鋪鋪兵饒俊老矣唯耆酒不撿宣和宋有道人過之已醉從俊寓宿至晚吐穢淋漓呼俊曰爾且起以所寢牀借我如其言夜過年又呼曰凱甚恩一雞食幸惠我俊唯有所養長鳴雞殺而與之食至曉辭去書一詩授俊曰饒俟饒俊聽我語仙鄉咫尺没寒暑與君説盡止如斯莫戀浮生不肯去轉盻間道人騰至巖上端坐含笑俊望之如在雲霄大叫曰先生何不帶我去久之不應即踴身投江同輩驚

號曰饒上名落水相率救之俊乍見乍没入波愈深且溺矣道人忽如飛翔徑到波面携俊髻以行傍人見祥雲涌起即時達巖畔後還家與妻子别告人云此呂翁也黄道人説州名不眞

馬望兒母子

唐州倡馬望兒者以能歌柳耆卿詞著名籍中方城人張二郎遊狎其家累年既而挈以歸後虜騎犯京西張氏避地入巴峽望兒死於峽州宜都縣時夜過半未及歛與置空室中明日買

棺至其處獨衣服委地如蛻不見尸矣求之乃在門掩闇倚壁立自頂至踵無寸縷著體人謂其爲倡時少年來遊或謝錢不如意并衣冠皆剝取之是以及此報生一子曰運居宜都田間紹興二十七年六月與其僕過江視胡麻農人在曰者數輩天正熱日光赫然忽片雲從中起正罩運身頃之陰翳如墨對面不相識傍人但聞運連呼曰告菩薩如一食頃天氣復清運已仆於地親身之衣皆焚灼而汗衫碧裙無傷氣

殜殜未盡衆共扶掖行數十歩入一民家猶呻吟稱苦苦數聲遂死時年三十四

沈傳見冥吏

鄱陽士人沈傳早游學校鄉里稱善人家居北關外五里堠之側年四十餘歲得傷寒疾八九日未愈方困頓伏枕正黄昏時一黄衣持藤棒徑從外入直至牀前全類郡府承局端立不語時時回顧寢門外又一人黒幘而緑袍捧文書在手欲入未入黄衣揺手謂曰善善緑袍於袖

中取筆展簿勾去一行兩人遂繼踵而去傳驚慴良久問妻子皆無所覩怖愈甚即時汗出如洗越一日乃瘳後以壽終

療虵毒藥

臨川有人以弄虵貨藥爲業一日方作場爲蝮所齧即時殞絕一臂之大如股少選徧身皮脹作黃黑色遂死一道人方傍觀出言曰此人死矣我有藥能療但恐毒氣益深或不可活諸君能相與證明方敢爲出力衆咸竦踊勸之乃求

錢一十文以往纔食頃奔而至命汲新水解中藥調一升以杖抉傷者口灌入之藥盡覺腹中搰搰然黄水自其口出腥穢逆人四體應手消縮良久復故已能起與未傷時無異遍拜觀者且鄭重謝道人道人曰此藥不難得亦甚易辦吾不惜傳諸人乃香白芷一物也法當以門冬湯調服適事急不暇姑以水代之吾今活一人可行矣拂袖而去郭邵州得其方鄱陽徼卒夜直更舍爲虵齧腹明旦赤腫欲裂以此

飲之即愈

韓氏放鬼

江浙之俗信巫鬼相傳人死則其䰟復還以其日測之某日當至則盡室出避于外名爲避放命壯僕或僧守其廬布灰于地明日視其跡云受生爲人爲異物矣鄱陽民韓氏嫗死倩族人永寧寺僧宗達宿焉達瞑目誦經中夕聞嫗房中有聲嗚嗚然久之漸厲若在甕盎間蹴蹋四壁略不少止達心亦懼但益誦首楞嚴呪至數

十過天將曉韓氏子亦來猶聞物觸户聲不已達告之故偕執杖而入見一物四足首戴一甕直來觸人達擊之甕即破乃一犬呦然而出蓋初閉門時犬先在房中矣甕有穅伸首𥚃之不能出故戴而號呼耳諺謂疑心生暗鬼殆此類乎宗達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九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　十二事

童銀匠

樂平桐林市童銀匠者爲德興張舍人宅打銀每夕工作有婦人年二十餘歲容貌可觀携酒殽出共飲飲罷則共寢天將曉乃去凡所持器皿皆出主人翁家疑爲侍婢也不敢却亦不敢言往來月餘他人知之者謂曰吾聞昔日王氏少婢自縊於此常爲祟怪爾所見得非此鬼乎幸爲性命計童甚恐是夜復以酒至即迎告之

曰人言汝是自縊鬼果石婦人驚對曰誰道耶遽升梁間吐舌長二尺而滅童不敢復留明日辭去

天寶石移

福州福清縣太平鄉修仁里石竹山俗曰蝦蟆山去邑十五里乾道二年三月三日夜半後居民鄭周延等咸聞山上有聲如震雷移時方止或見門外天星光明迹其聲勢在瑞雲院後石竹山上明旦相與視之山頂之東南有大石方

可九丈飛落半腰間所過成蹊闊皆四尺而山之木石略無所損縣士李槐云山下舊有碑囊山妙應師讖語頃因大水碑失今復在縣橋下其語曰天寳石移狀元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邑境有石陂唐天寳　所築目曰天寳陂距石竹山財十里是月集英　試多士永　人蕭國梁魁天下永福　西閩人以為應矣又三年興化鄭　之正在福清之東狀元西東之語無一不驗云

祖寺丞

趙公時　侍郎政和八年冬爲無爲軍教授通判祖翱者濟南人本法家嘗任大理丞趣身廉謹以法律爲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　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艱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

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爲通判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荅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即躍入水趙睨重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跟蹡一夅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翺適出外邑迨

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日頓愈忽中風淫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濼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極僅能登岸翺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爲可惜也趙公自記此事

夢得二兔

龍深父生於辛卯年二十五歲時夢入大宮及門武士門焉旁列四兔顧深父曰以一與爾

俯而取之得第一枚裼身而紫脊抱置于手武士又呼其後一人授以次免俄又呼深父復與其一腹白而毫紫者負于肩以歸乃寤時妻方娠即語之曰我夢如此當得子不疑然必當生汝勿恐妻聞之懼泣以告其姑姑責深父曰婦人未産子而以此言恐之奈何後三月免但生一男子時乙卯年也已悟首免之兆其子名雱亦以二十五歲得男子又已卯年也然再得免蓋有孫之祥三世皆生於卯亦異矣

龍世清夢

龍世清建炎中爲處州鈐轄暫攝州事其後郡守梁　吉至以交承之故凡倉帑事務悉委之主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梁餉以錢三十萬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龍爲　道地分爲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罷去繼之者有宿怨劾其請供給錢過數即州獄窮治一郡官稍涉纖芥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脫夜夢入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

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何來持其髩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覺後兩日温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鞫勘一見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出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謫去獨龍獲免

徐三爲冥卒

湖州烏程縣潯溪村民徐三者紹興十五年七月中暴死四日而蘇言追至冥府主者据案皁

吏滿前引問平生既畢授以鐵　使為獄卒立
殿下凡呼他囚姓名即與同列驅而進吏前數
其過惡令持箠笞擊應手為血以水噀之乃復
為人如是者非一良久事稍閒縱步廡下過一
室牓曰判官院陳列幃帳几格細視其人蓋故
主翁王蘊監稅也詢所以來備言始末且力丐
歸蘊許諾與俱過他府令坐門外須臾出呼曰
汝未當來此今可復生手書牒見付使亟還且
云我在此極不惡但乏錢及紙筆為用汝歸語

吾家速焚錢百萬紙二百張筆二十枝寄我陽間焚錢不謹多碎亂此中無人能串治當用時殊費力宜以帕子包而焚之勿忘也又取首掠繫左臂曰恐吾家人不汝信此吾終時物可持以為驗即泣謝踊躍而出中路頻有鬼神呵阻示以牒乃免益疾走登高山跌而寤未暇詰王氏既而復死明日王氏遣信來責曰昨夜夢監稅言向來事何不早告我自是三日始再蘇言某神遮留令作競渡戲視左臂所繫首掠猶存

封識宛然徐後七年至秀州魏塘爲方氏傭耕又七年以負租穀不能償泛舟遁歸其鄉過太湖全家溺死子弟景裴說方氏壻也

神霄宮商人

古冢戴確者京師人年十二歲時從父兄游常州入神霄宮訪道士不遇出至門有商人語者吾欲見知宮時道教尊重出入門皆有厲閽者索姓名及剌謁此人不與紛爭良久捽于地毆之徑入户諸戴恐其累己皆捨去此人

既入即不見而於厨屋内遍壁上下皆書呂洞賓至四字知　者聞之拊膺太息曰神仙過我而不得見命也明日謹傳一州後三日戴氏諸人飯于僧寺　起如厠還就石槽盥手傍一人俛首滌籌一客相對與共語確望客容貌蓋神霄所見者趨前再拜其人驚問何故曰公乃呂先生也具以前事告其人笑命就甕取水一盃自飲其半以其半與確確飲之出白其父奔至厠所訪之無及矣確既長能為貴孝先軌革卦

影名白古象後居臨安三橋爲卜肆有丏者結束爲道人藍縷憔悴以淘渠取給嘗爲倡女舍後除　確心竊憐之明日延之坐具食謂曰君名爲道人須有所奉事高真像貌今日從投渠中所得幾何況於入倡家衣服手足皆不潔清得無反招罪咎道人謝實有之特葦於口不暇恤確贈以錢二百忽笑曰頗相憶乎愕然不省曰方見君於此不憶也道人曰五十年前君遇呂翁於常州僧寺時有據石滌

識之乎我是也　謝方欲詢姓名長揖而去自是不復見確自飲殘水後至七十餘歲無一日病苦趙立說

城隍門客

建康士人陳堯道字德廣死之三年同舍郭九德夢之如平生郭曰公已死那得復來陳云吾爲城隍作門客掌牋記甚勞苦今日主人赴陰山宴集陰山廟在南門外十里始得暇故來見君因問其家父母兄弟泣下久之郭曰公既爲城隍客當

知吾鄉今歲秋舉與來春登科人姓名曰此非
我所職別有掌　籍者歸當扣之居數日又夢
曰君來春必及第我與君雅素故告君他雖知
之不敢泄也郭果以明年第進士又有劉子固
者與堯道同里巷其妹壻黃森賢而有文父為
吏負官錢身死家破森亦不得志以死死數月
其妻在兄家忽着森在時衣與兄長揖容止
聲如真子固驚愴呼其字曰元功君今安在曰
森平生苦學望一青衫不可得比蒙陳德廣力

見薦於城隍爲判官有典掌緑袍槐簡絶勝在生時恐吾妻相念故來告之子固問來春鄉人誰及第曰但有郭九德一人耳有頃乃去其言與前夢合方德說

潞府鬼

潞州判廳在府治西相傳殭鬼其中無敢居者以爲防城油庫安陽王審言爲司法叅軍當春時與同寮來之邵綦亢數人妓載酒往游焉且詣後園習射射畢酣飲忽聞

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旷氣者呼問曰所笑何事答曰身居此久壹鬱不自聊知諸君春游羡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曰甚善客起酌巨栝翻手置屏内即有接者又聞引滿稱快聲俄擲空栝出客又問曰君爲烈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爲君歡然當小相避也既以弓矢入衆各負壁坐少焉一矢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曰敢問君爲何代人姓名爲何何以終此地曰

吾姓賀蘭名淦語未竟或哂其名不雅馴怒曰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靷淦續者乎遂言曰淦生於唐大曆間因至昭義謁節度使李抱真千以平山東之策爲讒口所譖見殺於此地身首異處骸骨弃不收經數百年逢人必申訴往往以鬼物見待怖而出故沉淪至今諸君俊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來司户位至侍從然享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

如是皆奔歸讙傳一州太守馬招中王獨不信以爲僚吏湎于酒興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論劾之衆懼各散去明日中王自至其處察視之屏上窊紙固在命發堂門鏁鏁已開門閉如初呼健卒併力推扉牢不可啓已而大聲起於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記作星子尉時某事耶中王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司户乃來之邵果爲工部侍郎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十五而卒 王公明說萊州乃其伯祖也余中及第括異志亦載此事甚略誤以

爲王丕皆不同

王祖德

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得監邛州作院既之官矣聞虞并甫以兵部尚書宣諭陝西即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禀議爲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于秦虞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訊報其家王氏即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既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列葷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

乙志卷十

卷十四

蔡本

為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就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床從外入汗流徹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兼程歸凡四晝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荷一轎至亦皆有悴色轎中人徑升于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為虞尚書苦留近方得脫行役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為死欲壞我生計爾當已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沒於秦靈輀前日已至何為爾始笑曰汝勿怖吾實死矣吾

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寶黃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議價吾下世幾何時未至窮之何忍遽如是吾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盡是時一家如癡不能辨生死忽青煙從地起跬步不相識煙止寂無所見關壽卿翥孫館于夾街之居見尸外擾擾亟往視之已滅矣

蜀州女子

彭州人蘇彥質爲蜀州録事參軍有女年八九歲因戲于牀隅視地上小穴通明探之以管焉走報其父持長竿測之其深至竿抄不能極及取出有敗絳帛挂于上大異之呼役夫斵其地踰丈許得枯骸一軀首足皆備即歛而葬諸原明日忽有好女子遊于室中家人逼而問之輒避入壁罅終莫得致詰是時郡有陳愈秀才者從閬中來善相人且能以道術却鬼魅召使視之俄一婦人至曰妾本漢州段家女許適同

郡唐氏將嫁矣而唐氏以吾家倏貧竟負元約既不得復嫁遂賣身爲此州費録曹妾不幸以顏色見寵於主人爲主母生瘞于地下閲數年矣非蘇公改葬當爲滯魄但初出上時役者不細謹鉏妾脛骨欲斷今不能行不得已留此非有他也陳曰欲去何難吾爲汝計取紙翦成人形曰用以馱汝乃笑謝而退是夜彥質嫂夢一僕夫背負此女來再拜辭去 二事皆黃沖秉說

飲食忌

食黃顙魚不可服荆芥食蜜不可食鮓食河豚不可服風藥皆信而有證吳人魏幾道志在妻家啖黃魚羹罷采荆芥和茶而飲少焉足底奇痒上徹心肺跌走行沙中馳宕如狂足皮皆破欲裂急求解毒藥餌之幾兩日乃止韶州月華寺側民家設僧供新蜜方熟羣僧飽食之別院長老兩人還至半道遇村虛賣鮓不能忍饞買食盡半斤是夕皆死李悊郎中過常州王子雲爲郡招之晨餐辨河豚爲饌李以素不食

餉其妻妻方平明服藥不以爲慮啜之甚
即時口鼻流血而絕李未終席訃音至矣前事
中一事月
悟宗後一事王日嚴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

夷堅丙志序

始予萃夷堅二書顓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纂述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秩成編故頗違初心如甲志中人爲飛禽乙志中建昌黃氏寃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所説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爲竦然以慙旣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襞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

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臾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取爲丙志亦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邁景盧叙